



主人不在屋裡，我偷偷打開這本日記，第一頁，像是一封信呢。這麼寫着：

今天，我犧牲了，或者死亡了，我認爲很得當，人在未生前就註定了「死」。我死之後，既不須勞累別人的眼淚，也不必浪費有用的金錢，只要一把火就行了。這一點得請朋友幫忙的。

我認爲，身爲民族的戰士，爲祖國犧牲，爲人類流血，這是義務，同時是權利；如果爲這而贏得活人的謳歌頌揚，在我，便成一種痛苦。

現在，我在人生的戰場上退休了，但由於身外之物的牽累，還有些不必要的交代，那麼我死後，才得安寧，假如，人類靈魂確在的話。（事實，我承認它飄逸的存在着的。）

一、我的骨灰，在一場火之後，請朋友派一個小傢伙把它送到一座佛堂裡放着，因爲，兩個月之前，我就成了佛教的小兵了，我需

要歸入佛的戶籍。

二、我的照片：這是我生前的一段因緣。

三、我的衣服，被子，錶，鋼筆，那些小零碎分給那些買不起這些東西的窮朋友。

四、我的書籍：佛學的，哲學的，文學的，史學的，政治的，等等，請上官慧劍——我那老友——分配給愛好它們的人。

五、我的死訊，不必告訴我的老娘和妻子，（如果，死在異域的話），讓她們永遠憧憬着我的存在吧。不然，是徒增她們的傷心的。

六、死後，國家如有卹金給我老娘也好，如果沒有，我倒也不在乎這點卹金的，我早就說過了，「死」是人類未生前就註定的權利，「死」好了，我沒有欠別人債，別人也不欠我的，大家清清爽爽，再會吧。

莫芒遺書二五二、七、八。

「莫芒並沒有死呀！這不是一封遺書麼？」我想。「這真是個天大的荒唐呀！這真是一個多麼荒唐的向

人生扔下的「炸彈」啊！這不叫亂神嗎？……

「嘿！什麼風把我們老友——那是我的日記呢？別見笑，那是一本荒唐賬，哈哈！」

「喔？」

怕曹操，曹操到，當我把這篇日記匆匆看完之後，心靈正在自我研究這篇鬼東西時，這小屋的主人，莫芒突然回來了。我在把這本日記剛在他的哈哈裡合攏時，這上尉已咕咕嚕嚕地走進來了。

「喂，回來啦！等得我都那個了，我真的以為——呵呵！好哇！」

「當然好哇！還有一口氣，沒死，哈哈！」

「死話，這小子真的和死戀上啦，我想，這這年紀青青的小上尉，怎麼竟是一嘴泥土味？」我很擔心，不是苗頭。

朋友，你猜我的這位三條道兒（上尉）的老友，是怎樣的一個人兒啊！如以這篇遺書來決定這個人格的，那就永遠扯不上邊了。

這個上尉，到今年的最後一天，還不足二十五歲：是個標準的逗人叫兩聲「漂亮」的年青人，身裁高高的，風度翩翩的，長長的眼，略大了點的鼻子，兩片堅定的，鮮紅而上彎的嘴唇，一叢粗而黑亮的頭髮，雖然在額角上，不知什麼時候弄上兩個傷疤，也不影響他那堂堂的。而且說起話來，干脆，俐落；一身充滿了年青人的活力與豪邁，同時，在他本位學術上，也有相當的充實；他爲兩篇動人的文章，打一手好槍法；因此，他成了他們單位裡所有的幹部中數得着的臺柱。我的天！如果拿這篇遺書

來比照他的人，你能說他是這種典型的消極棄世主義者嗎？所以囉，缺點就在這裡。這個充滿了人生樂趣的年青人，就什麼釋迦牟尼弄得一身都空了。但是，這個人自己思想裡的死氣，雖然那麼重；而對朋友，却一絲兒也不加傳染；這不能不說他的特別處。因爲，我們所見的；所有的這一類人；總是愛把自己的香火氣向人們撒播的。於是，他依舊不失爲人人信任的年青人……

「一口氣？怪不得人們都說你變啦，幹嗎整天價埋在虛空裡？」我說。這是對莫芒第一句進入主題的話。

我和莫芒，有兩個月沒有見面了。在偶而之中，聽他們說他整天把自己埋在佛經裡。爲老朋友，老同學的情份，心裡放不下，不得不趕來疏導疏導。假如，這麼一個爲的青年軍官，就這麼讓佛經活埋了，在國家，豈不是一個重大的損失？在我個人，也不能不算損失了一種精神上的健康呀！

果真，這小傢伙變了，喏，這篇「活人死話」裡就決定了他的骨頭了；這真是個壞事呀！所以，我更加重一點說：「莫芒！他們說，你幹嗎整天把自己活活關在墳墓裡！」

「你說呀，什麼？」

他弄茶弄水的，燃一支烟給我，然後搬一張椅子換給我坐，他則坐在我原先坐的凳子上。

「我說你呀：悲觀了，頹廢了，你看你那篇遺書，年青人啊，老弟！求生還來不及，你就整天望死……」

「好像馬上就會死掉似的！」

……

「哦，你說『死』麼？不錯呀，為什麼不準備死呢？誰知道什麼時候死？如果不早作準備，不就來不及了嗎？哦，難道你，還沒作打算嗎？哈哈……」

這就反了，這孩子一張不知什麼時候磨出來的兩片嘴唇啊。

「我說你消極了，聽準了麼？老弟！別一天這末那末的，信佛拜偶像，這是信仰啊！年青人不也是需要麼？像年青的騎士需要崇拜成吉思汗一樣；難道，信仰只有老到入了棺材才需要？」

「噲！我說的是，人到老年再信教也不遲，那時，也將清開了，好祈求些……」

「難道，年青人都不死麼？」他截斷我：「難道歐洲黑暗世紀的十字軍東征，所帶來一千萬生命的毀滅於戰火，他們都是退伍的老兵麼？天！今天祖國原野上，被塗殺的，被驅使的，他們都是年青的中國人呀，為什麼，他們不早一點準備犧牲呢？看呀！這小島上，每一座荒塚裡的白骨，也有一半是年青人呀！還有，那……」

「照你這麼說，全世界死的，全是年青人了？噲！」

「總有一半呀！呵呵！別那麼嚴重，先生！我談點『死』的理論給你聽聽！」

我聽了，幾平動火了。因為，我的任務，是疏導一個不長進而有着前途的年青人，但今天，却被這不長進的年青人所疏導了。

「別忙着，『生』的邏輯談通了，再談死好麼？現在，我們需要正確的革命『人生觀』，我們不需要頹廢的悲劇『人生觀』。知道麼？」這一拳可以擊倒他了，心裡飄飄的飄着他。

「唔，他默默地，收斂一下年青的笑，然後說：『生，死，一樣，我們混在一道談吧，總之，這是一體兩面的東西。』

「哦？」

頓時，有一種萎縮的情緒向我浸來。

「『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，立國家億萬代不朽的根基』是總理的吧？」

「不錯，這是革命人生觀的起點！」

「但是，你知道這裡面有『死』的啓示嗎？」

「死，我可以把它解釋成一種肉體生命的『終結』；但另一種解釋，我們則可以解釋為利他行為的『犧牲』；這不是綜合的意義麼？所謂『生死大事』，我們實不可忌死而偷生。看到麼，終日勞形營營於求生的人嘗死，而時時作『死』的準備者嘗永生。

「這種定理很簡單，能勇於犧牲的人也可說能時時作死的準備的人，這種人的人生，才是你所謂的『真正的革命者的人生』，佛家的人生。而終日偷生的人，時時作僥倖苟活的人，這種人，才是你所謂的『死』的遺地的人，才是消極者的人！」

「今天人類，怕死忌醫，沒有談『人死』的勇氣，一朝死來，豈不去也惶惶，還講什麼『生』？過程就是死的準備；準備何時死？」

如何死？如何死才有價值？如何死才能獲得靈魂上的安慰？革命者的犧牲是爭取救世利他『法體』靈魂的生。孔二先生談『未知生，焉知死』？其實，何嘗不是『未知死，焉知生』的反問？現在，芸芸世人，碌碌向生之大道追『求』；但何嘗不正向死之宮庭邁進？唉，生，死，多少生命為你而困擾？

「別那麼嚴重！肉體，以及肉體以外的東西，生帶不來，死帶不去！人間沒有不散的夥，園中沒有不謝的花；生時，我們應該計劃一種有意義有目的有信仰的死，死了，我們應該保留在人間的一片清白和平靜；使後死者有所標榜，有所風範。『夥散了還有一絲散不完的人情味，花謝了還有一絲散不完』果實……」

「噯，那麼你們釋迦牟尼死了有什麼意義？作何標榜？我找個縫隙鑽了進去。

「孫中山先生死了，給予我們的是何種意義？文天祥之死，給予我們的是什麼標榜？」

「但他們全非宗教家！」

「全是思想家，革命家！他們的死，是兩種方式，一種意義！」

「呵！所以你入迷了，所以你在虛空裡，而且安排着死的事物了？」

「正如你所謂——念念作救世而犧牲，時時作衛國之準備！一個軍人，誰知道在衛一天戰死，或者什麼死？但，一個平凡人，又何嘗能逃過了一次突然襲來的死？」

「對死亡的處理，正如一個官吏對一次卸職的處理一樣；交代必須清楚，手續必須俐落！那麼，死

後才安寧。……」

「哦！死，竟是釋迦牟尼的教義？」我大喊。

「釋迦牟尼真是個『死』之專家！」

「也是『生』之能手！」

「所以，在生時就賣弄新奇了，搞遺書，這是企圖贏得虛名的新奇呢。以往將軍的遺書，為號召繼起的戰士為祖國流下最後一滴血。今天，像你這篇頹廢派散文形式的東西，能殺敵麼？」

「但，它完全具備了決心，鼓勵，與視死如歸的精神。」

我沉默了。對這種人，為一篇遺書與迷信而爭執，就是與虎謀皮呢。我主動地結束了這場論爭。

小鬼拿上麵條，菜來，就在莫芒房裡，我們為一餐可口的菜飯，恢復了揚溢的友情。

三

這一場戰役中，我沒有勝利，他也沒有撤退。

飯後，我們在老同學的份上，研究一些有關海的那一邊敵人的情報，以及文藝方面的理論；誰知這老弟的兩片紅唇裡，竟吐出些稀有的辯才來，這是以未曾發現的事哩。而且，那些話呀，都帶着像是古代寓言似的一類飄忽，暗示，象徵的橄欖味。

這孩子的眼裡還時時閃灼着一些光瀟瀟的才華，好像它無庸作地，便可以莊嚴起一個美麗的事物。我很驚異，我留心他每一個輕微的動作，這些動作裡，都帶着些穿透一切的能力來。

傍晚，我歸去了，他再沒有說到一個『佛』或『死』字，我很安慰，最低限度，這是我的收穫。

一個月以後，我連續去訪過莫芒四次，我們全談些別的，我盡力把宗教問題拋棄在思想之外；但他在一些問題討論中發言所牽連的，全暗示着，涉及着生死問題。因為，生死問題，在我是純屬一種現實的觀念；在他則劃入了哲學的範疇，或者佛學的因明；什麼無我啊，空觀啊，靈魂啊，犧牲啊，哦哦哦，太多太多，……但他絕口不說一個佛字，天呀！雖然他的音韻中沒有一滴佛的說教，而他的細胞裡也全是些釋迦牟尼號角裡所噴出來的空氣呀！我呀，如果真的成了佛教徒呀，才叫他們笑了牙呢！所以，儘管他談別的，而意義裡都充滿了我所不歡迎的東西，我也能強自鎮定。我相信我的心是有骨頭撐住的。

兩個月後，我漸漸感覺莫芒的談吐中，似平滲雜些吸引的力量，而且煽動，熱誠，一片幽默而雋永的文藝氣氛。我離不了他，現在，除了好朋友老同學的情感存在之外，我竟以為他足以給我一種心靈上的鼓舞，和意志上的加強了。我冥冥中似乎感覺他那一談話的超人的氣息，漸漸對於他的佛學觀點不加反對，而對於自己的見解不加堅持了。——這是心理上的，說不出的似乎，我如加以反對，不但是對於我們真實友情的剝削，便是對於本身行為上的一種否定——什麼原因呢？

「拿兩本書去看吧！」在一個雨天的初夜，他說。

「什麼書？」

「佛法概論，菩薩學處，弘一大師全集，覺有情半月刊，……」

「又是那些死書，……？」我冷冷地說：「不能找些別的麼？」

「你試試瞧，也許有助你心靈

上的功能。但我並不企求一個不忠於主義的戰士，我們需要的，是一個自我犧牲的殉道者。對我，我只是一種學術上的供奉，真理開的給予，因為，我們間存在着八年光榮的革命歷史……他安祥地微笑。

於是，我在冷冷的服膺中接受了一堆書籍，走了。

回去之後，時已深夜，便把它們丟在桌肚裡，當作一捆廢報把它們安置起來。

海島上的九月天，你說呀，那雨季就能悶死人呢。出門是山，雨，漫天白浪，它們連合起來，在大海裡組合成一團陰霾，沒有地方好去，怎麼辦呢，找找瞧吧。把箱子抽屜，枕頭都抖開來，有什麼呢？都是些熟朋友。『喔？？有生的？』便是那幾本打入冷宮裡的『佛法概論』它們了。

『寂寞了？』我摸摸它們說：『好吧，此地沒有人，我們談談吧。』

於是，在萬分憂鬱苦倦的心情下，我接觸了它們。『喔？真是橄欖呢，最後可有點甜味了。』我咀嚼着它們。

『要點都是些生死問題，為死後造成一個絢彩的伊甸園，讓靈魂在白蓮裡新生。……妙哩！……』我想。

『喔？張一大師——李叔同，這位天才的藝術家，也成了此間的主角了？……』

『王小徐——電機工程師，也成了他們的鼓手！……』

『喔！飲冰室主人和革命的青年導師戴季陶，竟也加入了他們的陣營呢。……』

『哦哦！倒像一家百貨公司了。……』

天曉得，我把時間怎樣安排，

但當我讀完最後的一位生朋友時，天已由深夜穿過拂曉。我在另一種靜謐的癡癡底想像中入夢。

四

在敦克爾克式的舟山大撤退之後，就沒有見到過莫芒了，當然也沒有向他交換過書籍。我得告訴讀者朋友們！假如我再向他交換讀學書籍，這是多麼大的自我侮辱呀！所以，自從那一次借了書，也不再還有還他，（至今這幾本書還在我的書桌上），但後來却向別人借了，諸如我們防地內的在家的居士們，出家的比丘們，都是供給我佛經的閱讀人；而且還迷了呢，整整三個月，我足不出戶。說一句慚愧的話：如果這是一種活埋，那麼我把人類追求真理的心情，總是相等的，到今天，追了五年，真理還是一支黎明的光芒！

到去年——四十二年——國軍第三屆克難英雄大會上，我被我的兼職報社派為大會專任採訪時，奇跡出現了：一位廿八歲的年青人，身上披着光彩奪目的紅色錦緞英雄帶，上面繡着一克難英雄——四個大字，胸前掛着兩朵大紅花，襟上一塊，繡着親賜英雄章，那張年青的臉上，充滿了勝利而堅強的喜悅，向我奔來！

『哦！真巧！我們又見面了，上官！』那人抓住我。

『喔？我迷惘了。朋友，你說誰啊？竟是莫芒，莫芒！於是，我展開兩臂，抱住他：『好哇！莫芒！多麼光榮啊！什麼汗馬功勞把你抬上了克難英雄的寶座？』

『哦，慚愧！慚愧！是一次未完成的犧牲——南日島之戰，以出世的思想，做入世的事業，……那是我們整個國軍行列每個戰士們的光榮哩！慚愧，慚愧！』

也是我們佛教徒的光榮！這懷疑地笑了。

『四年了，你的遺囑呢，關於榮膺英雄頭銜，也有個交代麼？……』

『當然，當然，又要增加一條了，而且，必須說，這是大家的功勞，我將轉贈與民族！』

『那榮膺國軍克難英雄的故事！而且，是個佛教徒！死硬派？』

哈哈！……他無言，湧出內心深處的笑。

樂隊響了，莫芒說：『再談吧，老友！如果你需要準備遺書，我可以借給你作個參考，我想，你？……』

『哦，年青人！我早就準備停當，那是四年前的事，而我的部屬也全都有了呢！我們準備隨時隨地為國家犧牲，為佛殉道！……』

『難道，你已進來了？』

『四年了！』我笑。『不過我們沒有談過，現在，一切都弄清楚了。但惟一的，我不能丟掉——』

『什麼呢？』

『佛號！阿彌陀佛呀！我要把它帶入永生！死亡！……這來我們更覺得打成一片了！……』

樂隊已奏起凱旋曲，我們互相鬆開，我親眼看到一個健美的克難英雄，隨着一個活潑的佛教青年底身軀的介壽堂。

『莫芒！』

『有！』

將星群裡，擁着一位神采奕奕的時代巨人，走到莫芒面前，他老人家的慈切的眼，正叮在他底臉上